

清宫旧藏“水月观音”论考

张雅静

内容提要 藏传佛教中的卡萨帕纳观音，在清宫档案中被称为“水月观音”，其姿态或立或坐，左手持莲花，右手垂下施与愿印，图像特征异于汉传水月观音。本文通过文献解读和图像梳理，考察了卡萨帕纳观音的来源与图像特征，发现其图像出现在《大日经》形成之后，观音之名源于卡萨帕纳这一地名。关于清宫对卡萨帕纳观音的命名，本文结合故宫博物院藏品进行分析，认为是出自统合汉、藏佛教系统的意图，由此厘清了后人对卡萨帕纳观音的误解。

关键词 水月观音 卡萨帕纳观音 《成就法鬘》

一 先行研究回顾

在库房的日常工作中，笔者发现一种黄条上称为“水月观音”的藏传菩萨像〔图一、图二〕。这种观音或立或坐，左手持莲花，右手垂下施与愿印。与汉传水月观音像不同，这种观音像既无水也无月，又不见善财童子等眷属。水月观音属汉传造像系统，藏传佛教中本不存在水月观音之名。经笔者查证，清宫所谓的“水月观音”，其实就是藏传佛教中的卡萨帕纳观音(Khasarpaṇa)。本文将从文献和图像两方面对这种观音像进行探讨。

我们通常所说的水月观音，属汉式观音系统，是本土化的一种观音样式。水月观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，称周昉“妙创水月之体”^{〔1〕}，该书卷三胜光寺条载：“塔东南院周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掩障，菩萨圆光及竹，并是刘整成色。”^{〔2〕}按照文中记载，水月观音的样式出自周昉，有圆形头光，而且周围有竹子，描绘的应是紫竹林中的观音。但是文献中没有关于周昉创作水月观音的详细记载，也没有提及水月观音创作的依据。黄休复在《益州名画录》中，记载画家范琼与左全，均画过水月观音像^{〔3〕}，说明水月观音的形象在五代、宋开始逐渐流行。汉传的水月观音像多为坐姿，有时旁侧绘有善财童子做礼拜状。

〔1〕 (唐)张彦远:《历代名画记》页201,人民美术出版社,1983年。

〔2〕 前揭《历代名画记》,页61—62。

〔3〕 (唐)段成式、(宋)黄休复、(元)佚名:《寺塔记·益州名画录·元代画塑记》页4、页12,人民美术出版社,1983年。

〔图一〕“水月观音”像
11-12世纪 西藏 铜 故宫博物院藏



〔图二〕“水月观音”像
11-12世纪 西藏 铜 故宫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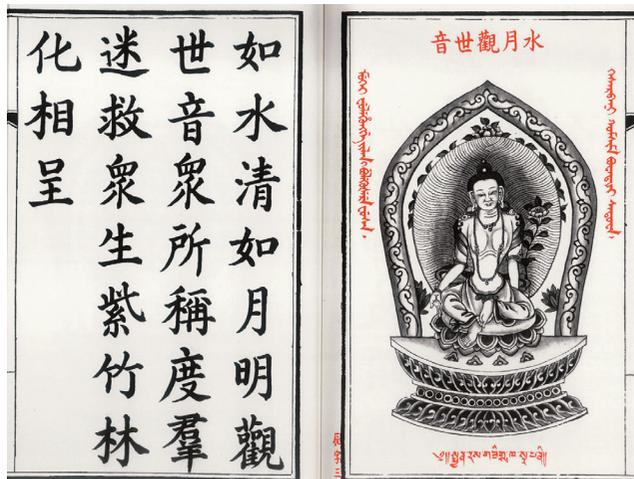
与一般佛教图像不同，水月观音图像既没有相应的造像仪轨，其名称也不见于佛教经典。在水月观音像当中，竹林、山水等优美的背景，是画面中常见的组成部分，《华严经》当中关于普陀落山优美景象的描述，对于水月观音像的构图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参考作用。有关水月观音的研究成果众多，本文在此不一一赘述。

清宮被称作“水月观音”的造像，其实是指藏传佛教中的卡萨帕纳观音，最直接的证据见于《诸佛菩萨圣像赞》第162尊，上书“水月观世音”，下方藏文名称sPyan ras gzigs kha sar pa ñi，即卡萨帕纳观音〔图三〕。

从字面意思来说，Khasarpaṇa(或khasarpaṇi)的kha意思是“虚空、空中”，sarpaṇa(或sarpaṇi)意为“滑行、行走”。Khasarpaṇa直译即“虚空行”或“空行”。为避免与汉传的水月观音混淆，在下文中，暂把这种观音像按照其梵文音译，称为卡萨帕纳观音。

卡萨帕纳观音在形象上易与所谓的“莲花手观音”(对手持莲花的观音的泛称)混淆，所以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。国内学者中，李翎博士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并著有专文讨论了水月观音与藏传佛教观音像的关系¹³。卡萨帕纳观音被冠以水月观音之名，这种现象出现在清代，对此鲜有国外学者注意和研究。然而关于卡萨帕纳观音，却有少量研究成果问世。巴特恰里亚在《成就法鬘》第二卷，对卡萨帕纳观音在

〔图三〕《诸佛菩萨圣像赞》中的水月观音
采自《诸佛菩萨圣像赞》(收藏版)第三册 辰字三
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年



〈1〉 李翎：《水月观音与藏传佛教观音像之关系》页50-53，《美术》2002年第11期。

文献中的图像特征进行了简要叙述¹³。唐纳森(Donaldson)在《奥利萨地区佛教雕塑图像学》(*Iconography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Orissa*)一书中,谈到奥利萨地区的卡萨帕纳观音,总结了其图像特征并举出大量实例¹⁴。森雅秀在《印度密教诸佛》(《インド密教の仏たち》)一书中,也论述到卡萨帕纳观音的图像,在印度,卡萨帕纳观音的身份是通过他的四位眷属来辨识的,而同样的四位眷属,有时也出现在其他观音当中,因此森雅秀认为,仅凭这四位眷属来机械性地辨认图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¹⁵。佐久间留理子在她的著作《印度密教观自在研究》(《インド密教の観自在研究》)中,依据《成就法鬘》的记述,对观音像展开研究,其中就包括卡萨帕纳观音,并附有《成就法鬘》相关章节的日文翻译¹⁶。其他还有一些学者在观音图像相关的论述中间接提到,不一一列举。

二 卡萨帕纳观音

(一) 卡萨帕纳观音名称的来源

卡萨帕纳观音与汉式水月观音不同,不见于汉传佛教,其源头在印度。12世纪前后编纂的梵文文献《成就法鬘》(*Sādhnamālā*)之中,有六篇是关于这尊观音的,分别是第13、14、15、16、24、26篇。

关于其名称,在《成就法鬘》中有的称Khasarṇaṇa Lokeśvara¹⁷(卡萨帕纳观音),也有的称Āryāvalokiteśvara khasarṇaṇa¹⁸(圣观音卡萨帕纳)。在《成就法鬘》第15篇“卡萨帕纳成就法”当中,提到了其名称的由来,原文如下¹⁹:

iha śubhaṅkaranāmā upāsakaḥśubhakarmakāri karuṇāyamānaḥ sa kila potalakagamanodyataḥ
gacchan khāḍīmaṇḍale khasarṇaṇanāmā grāmo'sti tatroṣitaḥ/ tasya tu bhagavatāryāvalokiteśvareṇa
pratyādeśo dattaḥ/ mā gaccha tvamihāsmān vairocānbhisambodhitantrarājakrameṇa sthāpaya tena
mahān sattvārtho bhaviṣyati/ tatrāsau bhagavantamśighrameva kāritavān ityeśāsrutiḥ/ …… (其后
为观想之前的准备)

试译:据说,有位名叫须庞卡拉的优婆塞,行善且具慈悲心,他开始朝着普陀落山行进,在一个叫做卡迪(Khāḍī)的地方,有个名叫卡萨帕纳(Khasarṇaṇa)的村子,他在那里停留

<1> Benoytosh Bhattacharya, *Sādhnamālā* Vol.II, Baroda: Oriental Institute, 1968, p.cii.

<2> Thomas Eugene Donaldson, *Iconography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Orissa*,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abhinav publications, 2001, pp.186-191.

<3> [日]森雅秀:《インド密教の仏たち》,春秋社,2010年。

<4> [日]佐久间留理子:《インド密教の観自在研究》,山喜房佛書林,2011年。

<5> Benoytosh Bhattacharya, *Sādhnamālā* Vol.II, Baroda: Oriental Institute, 1968, p.37.

<6> Benoytosh Bhattacharya, *Sādhnamālā* Vol.II, Baroda: Oriental Institute, 1968, p.46.

<7> Benoytosh Bhattacharya, *Sādhnamālā* Vol.II, Baroda: Oriental Institute, 1968, pp.42-43.

下来。圣观音告诫他说：“不要继续前行，请按照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的次第，作出我的像。据此，众生当得大利益”。须庞卡拉按照指示，迅速制作了其尊像。

文中提到的普陀落山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，须庞卡拉赴普陀落拜谒观音，途中受到观音的启示，留在卡萨帕纳村，依据《大日经》制作了观音像。《大日经》形成于6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¹，在中国唐代被善无畏和一行译成中文，即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，这个传说提示了卡萨帕纳观音出现要晚于《大日经》，因此其上限应该是6世纪末。据考证，卡萨帕纳村位于帕拉·塞纳王朝(Pāla-sena)统治之下的孟加拉地区²。

目前所见印度梵文文献中，卡萨帕纳观音的名称为Khasarpaṇa，然而在后世的尼泊尔，此观音名称常被称作Khasarpaṇi(卡萨帕尼)，西藏很可能是受尼泊尔影响，也称此观音为Khasarpaṇi。在梵文法中，Khasarpaṇi为Khasarpaṇa的位格形式(Locative)，意思是“位于(在)Khasarpaṇa”，此观音既然是因制作于卡萨帕纳村而得名，将之称为Khasarpaṇi也无不妥。这或许是尼泊尔和西藏称其为卡萨帕尼的原因。

(二) 卡萨帕纳观音的图像特征

《成就法鬘》中收录了六篇卡萨帕纳观音成就法，其中记述的观音样貌和眷属，内容基本一致³，以No.15中的叙述较为详细，原文如下：

sa ca śāratkāṇḍagaurāḥ jaṭāmakuṭīśirasi amitābhadhārī sarvāla kārābhūṣitaḥ ratnasimhāsanopari sahasradalapadmasthaḥ lalitākṣepaḥ dvibhujākamukhaḥ vāmena padmadhārī dakṣiṇenāmṛtad hārāsravadvaradaḥ sattvaparyāṅkāsināḥ/ agratastārā kanakaśyāmavarṇā unnatapīnapayodharā sarvālaṅkārahūṣitā utpalakalikāsannakaradvayārpitanetrā/ tadanu sudhanakumārāḥ kanakojjvalāḥ ratnābharaṇo ratnamakuṭī vāmakakṣāvasaktakamalikaḥ kṛtāñjalipuṭaḥ/ tadatu bhṛkuṭī jaṭāmakuṭīni mūrddhni caityālaṅkṛtā kanakojjvalā raktavastraparidhānā dakṣiṇahastena namaskāraṃ kurvāṇā apareṇākṣamālādharā vāmakarābhyāṃ tridaṇḍikamaṇḍaluvyagrā/ tadanu hayagrīvo jvaladbhāsurāḥ piṅgalordhvakeśaḥ nāgābharaṇo raktavarṇaḥ lambodaro vyāghracarmāmbaraḥ daṇḍahastaḥ/ evaṃ pañcātmaḥ bhagavān bhāvāniyaḥ saparivāraḥ pūjayitavyo'pyevaṃvidhaṃ/⁴

试译：(卡萨帕纳观音)如秋月般洁白，发髻为冠，头上有阿弥陀化佛，一切饰物庄严。游戏坐姿坐于宝物与狮子座上的千瓣莲花上。一面两臂，左手持莲花，右手流淌着甘露并施与愿印，脚踏(台座上的)狮子而坐。

〈1〉 [日]松长有庆：《密教经典成立史論》，法藏馆，1980年1月。

〈2〉 前掲[日]佐久间留理子：《インド密教の觀自在研究》页108—109。

〈3〉 《成就法鬘》No.14、15中对于卡萨帕纳观音和眷属的图像描绘较为详细，No.26中，除了卡萨帕纳观音与四位眷属，周围还多了四佛与明妃。

〈4〉 Benoytosh Bhattacharya, *Sādhanamālā* Vol.II, Baroda: Oriental Institute, 1968, p.43, 18-44,11.

(卡萨帕纳观音)前面为度母,(身色为)带有金色的绿色,高耸、饱满的乳房,一切饰物庄严,两手持青莲花蕾,眼睛凝视。

其次为善财童子,发出金色光芒,以宝物装饰,戴宝冠,左腋有一朵莲花,双手合掌。

再次为毘俱胝(Bhṛkuṭi, 鬘眉佛母),发髻为冠,头上有宝塔装饰,发出金色光芒,着红衣,右侧一手礼拜,另一(右)手持念珠。左手两臂各持三叉棒与水瓶。

最后为马头,火焰般光辉四射,黄褐色的头发上扬,以蛇为饰,(身色)红色,鼓腹,着虎皮衣,手中持棒。

如此,应供养、观想具有五种自性,且伴有侍从的本尊。

以上成就法中,卡萨帕纳观音身色白色,一手持莲花,一手施与愿印,游戏坐姿。他在成就法中并不是单独出现的,而是还有四位眷属,分别为:度母、善财童子、鬘眉佛母和马头。

按照《成就法鬘》的叙述,卡萨帕纳观音像是依照《大日经》制作的。《大日经》“入漫荼罗具缘真言品”中确实记述了其样貌,如下:

北方大精进,观世自在者。光色如皓月,商佉军那华。微笑坐白莲,髻现无量寿。彼右大名称,圣者多罗尊。青白色相杂,中年女人状。合掌持青莲,圆光靡不遍。晖发犹净金,微笑鲜白衣。右边毗俱胝,手垂数珠鬘。三目持发髻,尊形犹皓素。圆光色无主,黄赤白相入。……(中间省略)于圣者前作,大力持明王。晨朝日晖色,白莲以严身。赫奕成焰鬘,吼怒牙出现。利爪兽王发,何耶揭利婆。如是三摩地,观音诸眷属。……¹⁾

《大日经》经文中出现了观音眷属尊之中除去善财童子的三尊,观音身色如皓月,如商佉(śaṅkha, 海螺),如军那华(kunda花),即白色。发髻上有阿弥陀化佛,坐于白莲花上。多罗,即度母,手持青莲。毗俱胝为Bhṛkuṭi的音译,即鬘眉佛母,手持数珠。何耶揭利婆为Hayagrīva的音译,即马头,身色如朝阳般红色,为忿怒的明王形。与上文中所述《成就法鬘》中三者的记述有类似之处。

度母、马头和鬘眉佛母出现在观音近旁是有原因的。度母,梵文Tārā,意为瞳孔,在汉译经典中,一般被译为多罗或多罗菩萨,据说她从观音的眼睛化现,能够普济众生。由于和观音的关系密切,所以在早期造像中,度母经常与观音一同出现。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当中,曾提到多罗菩萨,说明在7世纪,印度已经出现了度母信仰²⁾。马头是观音的忿怒相,也被称为马头观音或马头明王,经常出现在不空羼索观音、卡萨帕纳观音、世间主(观音的一种, Lokanātha)和莲花舞自在(观音的一种, Padmanartteśvara)等观音的旁边,暗示着他与观音之间的联系。鬘眉佛母同样与观音密不可分,据一行所著《大日经疏》,鬘眉佛母出现于观音皱起的额头之中,是为了降伏诸金刚,显示了大慈大悲的观

¹⁾ 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,《大正藏》卷18, No.848, 页6下—页7上。

²⁾ (唐)玄奘、辩机著,季羨林等校注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卷八,页650,“鞞罗择迦伽蓝及附近佛遗迹”中记载:“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,左多罗菩萨像,右观自在菩萨像。”中华书局,1985年。

音所具有的威猛的一面¹³。善财童子与观音的组合早亦有之，其依据见于《华严经·入法界品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历访菩萨、比丘、天女、婆罗门、医师、国王、仙人、地神等，听受种种法门，也曾赴普陀落山寻访观音，而《成就法鬘》中，须庞卡拉与善财童子一样，赴观音的灵山拜访，并在途中的卡萨帕纳村制作了观音像。

在《成就法鬘》第26篇成就法中，还叙述了卡萨帕纳观音四周的四佛，东面是大日如来，南面是宝生，西面是阿弥陀，北面是不空成就，提示卡萨帕纳观音和五佛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。在现存卡萨帕纳观音作品中，五佛出现的频率很高，至少暗示了这尊观音像出现之时所具有的密教背景。

（三）印度、尼泊尔与西藏的卡萨帕纳观音像

存世的观音像种类繁多，单是左手持莲花，右手施与愿印的观音像就不计其数。卡萨帕纳观音的图像特征，主要是依据主尊的姿态，以及四位侍从来体现的。在佛教的诞生地印度，卡萨帕纳观音像出现并不早，从遗存来看大约10世纪前后开始盛行。这个时期，印度东部的帕拉王朝，佛教造像最为发达，现存于印度的卡萨帕纳观音像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，如奥利萨和那烂陀等。

〔图四〕至〔图六〕是印度奥利萨地区的卡萨帕纳观音，据唐纳森(Donaldson)的研究，〔图四〕是现存最早的卡萨帕纳观音像之一，游戏坐，右手施与愿印，左手残断，原来应牵有莲茎。观音装饰华丽，发髻前有阿弥陀佛，头光处残存四尊佛像。右侧有两位人物形象，上方是度母，下方不明，左侧像结跏趺坐。台座上有坐姿的饿鬼和鬚眉佛母，卡萨帕纳观音脚下合掌姿态的小像，很可能是善财童子。饿鬼在成就法中被称为Sūcimukha，Sūci的意思是针，mukha意为口，Sūcimukha指的是口如针(之人、之物)，即饿鬼。据说饿鬼的嘴巴很小而无法进食，只能饱受饥渴的折磨。

〔图五〕是奥利萨地区10世纪晚期的卡萨帕纳观音，发现于勒德纳吉里(Ratnagiri)，观音装饰华丽，束高髻，左手撑台座并持莲枝，右手施与愿印。左右带枝蔓的莲台上各有一位侍从，左侧是鬚眉佛母，右侧是度母。在莲花台座的下面，左右各有一尊，分别是持棒的马头(左)和双手合掌的善财童子(右)。

〔图六〕保存较为完整，同样出自勒德纳吉里，观音身光上方刻成山石状，象征着普陀落山。五佛被刻画在以山石为背景的小佛龕中，度母位于右侧莲花上，两手持莲蕾，四臂的鬚眉佛母位于左侧莲花。莲台前面，最左侧(面朝画面)是尖嘴鼓腹的饿鬼，其次是善财，观音脚的右侧，是马头和两位跪姿的供养者。

孟加拉达卡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做工精美的卡萨帕纳观音像〔图七〕，从风格来看，制作于11世纪的帕拉时期。观音为坐姿，两臂残损，但依然能看出原来应是左手持莲花茎，右手施与愿印。菩萨头部发

〔1〕“佛大会中，时诸金刚现大可畏降伏之状，状如无有能伏之者。时观音额皱中现此菩萨，西方谓额上皱文为毘俱胝，如今人忿时额上有皱也。此菩萨现身作大忿怒之状。时诸金刚皆生怖心，入金刚藏身中。时彼毘俱胝进至执金刚藏前，时彼亦大怖畏，入如来座下而言，愿佛护我，时佛谓彼毘俱胝言，姊汝住。时毘俱胝即住已白佛，唯佛所教勅我当奉行。尔时诸金刚怖畏亦除。皆大欢喜而作是言，此大悲者，而能现此大力威猛，甚希有也。”见《大日经疏》，《大正藏》卷39，No.1796，页681下—682上。

〔图四〕卡萨帕纳观音像

10世纪早期 石
Thomas Eugene Donaldson,
*Iconography of the Buddhist
Sculpture of Orissa, India*
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
arts abhinav Publications,
2001, Fig.210



〔图五〕卡萨帕纳观音像

10世纪晚期 石
Thomas Eugene Donaldson,
*Iconography of the Buddhist
Sculpture of Orissa, India*
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
arts abhinav Publications, 2001,
Fig.211



〔图六〕卡萨帕纳观音像

11世纪 石
Thomas Eugene Donaldson,
*Iconography of the Buddhist
Sculpture of Orissa, India*
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
arts abhinav Publications,
2001, Fig.212



〔图七〕达卡博物馆藏卡萨帕纳观音像

12世纪 石
采自森雅秀:《パーラ朝期の仏教美術》図版63,
アジア図像集成研究会,2012年



〔图八〕那烂陀博物馆藏卡萨帕纳观音像

11-12世纪 石
采自森雅秀:《パーラ朝期の仏教美術》図版70,
アジア図像集成研究会,2012年



髻损毁，华丽的背光上方，有五佛坐在以山石为背景的小龕当中。观音左边的两尊侍从为鬘眉佛母和马头，右侧的两位是度母与双手合十的善财童子。台座下方刻有各种供养人和大象、宝瓶等形象。

还有一尊卡萨帕纳观音立像藏于那烂陀博物馆〔图八〕，束高髻，上有坐佛，左手牵莲茎，施与愿印的右臂和右手残。背光上方没有出现山岩，但同样有五佛。观音左右的眷属均为立像，左侧是鬘眉佛母和马头，右侧是度母和善财童子。莲台下有跪姿的供养人和饿鬼。这尊像制作于11至12世纪，类似的立像在菩提迦耶博物馆也有一尊〔图九〕。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有一尊残像〔图十〕，背光上方有无五佛不明，但从主尊的姿态和四尊眷属来看，也应是卡萨帕纳观音。

以上印度出现的卡萨帕纳观音，有坐像和立像两种，度母、鬘眉佛母、善财童子和马头位于观音的两旁，或是其中两尊被表现于莲座下方两侧。五佛经常出现在背光上，但并不是必然的。

尼泊尔黄金庙(kwa Bahal)的栏杆上，有不同身份的观音十二尊，分别与一年当中的某个月相关联。卡萨帕

纳观音为十二观音之一，对应着一月，观音为立像〔图十一〕，左手于体侧持莲花，右手施与愿印并持有水瓶，姿态与印度的卡萨帕纳观音像相同，但最大的区别是四尊眷属消失了，只剩下形单影只的主尊。尼泊尔国立档案馆所藏的《一百零八观音白描集》中，卡萨帕纳观音位于其中第21尊〔图十二〕，同样是左手持莲花，右手施与愿印的形象，坐姿，未出现任何一尊眷属。

在现已发表的图像资料中，笔者尚未找到尼泊尔13世纪之前、图像学特征确定为卡萨帕纳的观音像，以上两种卡萨帕纳观音的图像出现较晚，与印度早期卡萨帕纳观音相比，明显具有简化倾向。实际上，除去四尊眷属，类似姿态的观音不在少数，若不是附有名称，极难准确辨识。

在西藏，卡萨帕纳观音像备受珍视，《西藏王统记》中记载，松赞干布时期，岩石上自然现出诸佛身像，其中就有卡萨帕纳观音像，原文中称“喀萨巴哩”⁴¹。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所著《后藏志》中，多次记载这种特殊的观音像。例如在热隆寺，就供有

殊胜的天成卡萨帕纳观音像，文中称，此像由一僧人准备进献到拉堆地方，途中丢失，被一对贫穷的老夫妇捡到，老两口立即变得富有。后来二人将圣像献给郭仓巴，又由郭仓巴赠与热隆寺。此像后来又显现种种神异，遇凶险佛身摇晃，色泽黯淡，遇善事佛身透明如水晶等等⁴²。夏鲁寺也有一尊卡萨帕纳观音，是从印度菩提伽耶迎请而来，为如来十二岁身量，据载此像极其殊胜⁴³。这尊像如今依然供奉在夏鲁寺，安放于觉卧殿佛龛内，观音前面为一尊小的天成佛像，后面佛龛中较为高大的像就是卡萨帕纳观音。由于法衣遮盖，不能窥见观音的姿态和手势，也不能确定此像是否为多罗那他当时所见〔图十三〕。总之，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卡萨帕纳观音在西藏是一种灵瑞之像，其出现常与各种神迹相关联⁴⁴。

藏传佛教图像当中，刊刻于清代的《五百佛像集》，以《宝生》、《纳塘百法》和《金刚鬘》三部藏传佛教经典为基础，其中第113幅为卡萨帕纳观音，名称中有蒙文和藏文，并伴有四位眷属。分别为第112幅

〔图九〕菩提伽耶博物馆藏卡萨帕纳观音像
11世纪 石
采自森雅秀：《パーラ朝期の仏教美術》図版71，
アジア图像集成研究会，2012年



〔图十〕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卡萨帕纳观音像
11世纪 石
采自森雅秀：《パーラ朝期の仏教美術》図版72，
アジア图像集成研究会，2012年



〈1〉 索南坚赞(刘立千译注):《西藏王统记》页41, 民族出版社, 2000年。另, 文中关于喀萨巴哩的注释中, 称之为“作空行母状之旃檀观音像的名称”, 此说法是由于卡萨帕纳观音之意译为空行之故。西藏通常所说空行母为Dakini, 汉译中也称为荼加, 藏文译作mkha' 'gro ma(意为空行母), 在尊神的分类中为佛母的一种, 而卡萨帕纳观音为观音的一种, 二者并无直接联系。卡萨帕纳观音在藏文中之所以音译, 而不使用意译, 可能也是有意区分这些不同尊神而为之。

〈2〉 书中写作“羯沙流波泥”像。《后藏志》页15—16, 西藏人民出版社, 1994年。

〈3〉 前揭《后藏志》页88。

〈4〉 文献资料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杨鸿蛟博士告知, 夏鲁寺卡萨帕纳观音照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廖咏研究员提供, 特此感谢!

〔图十一〕尼泊尔黄金庙的卡萨帕纳观音像
采自立川武藏：《曼荼羅の神々》页73 ありな書房，1991年



〔图十二〕尼泊尔108观音像中的卡萨帕纳观音像
采自森雅秀：《ネパール国立古文書館所蔵〈百八観音白描集〉》《密教文化》206号，页56-107



〔图十三〕夏鲁寺的卡萨帕纳观音像
(中国社会科学院廖琦研究员拍摄)



中的善财与度母，以及第114幅中的鬚眉佛母和马头〔图十四〕。绿色的度母持莲花，善财童子双手合掌，左腋夹持一物。鬚眉佛母右侧一手礼拜，另一右手持念珠，左手两臂各持三叉棒与水瓶。忿怒相的马头红色，头发上扬，着虎皮衣，手中持棒，与前文《成就法鬘》中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。

在《密答喇百法曼荼罗赞颂》(mi tra brgya rtsa'i dkyil 'khor gyi mngon rtogs)^{〔1〕}中，收录有卡萨帕纳观音的曼荼罗，位于其中第九篇。《密答喇百法》曼荼罗的主尊，曾被绘成白描图并出版，其中的第九幅即为卡萨帕纳观音〔图十五〕，与尼泊尔所见卡萨帕纳观音类似，不见眷属尊出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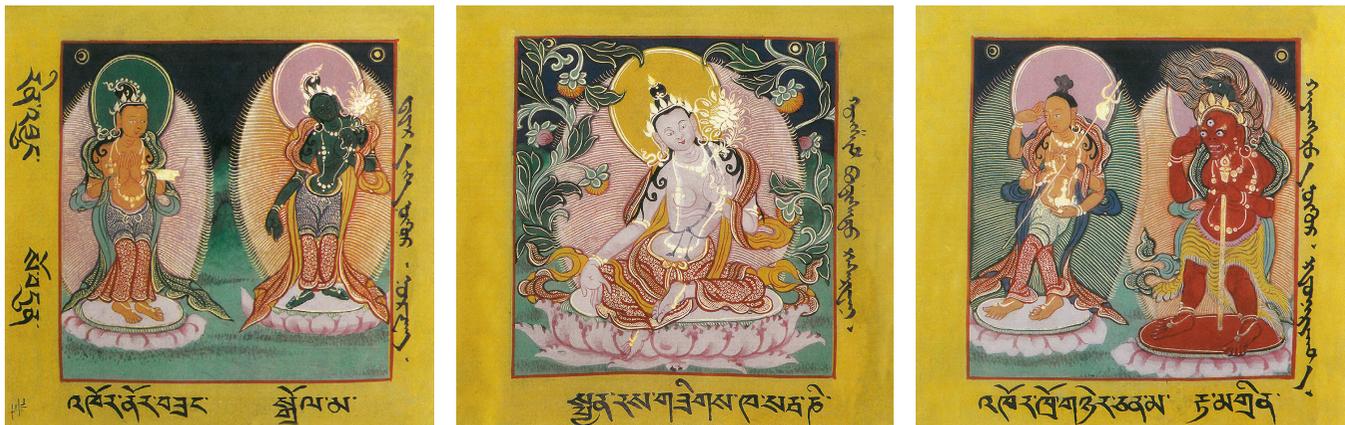
三 清代宫廷对卡萨帕纳观音的命名

卡萨帕纳观音传入西藏之后，一直被叫做jig rten dbang phyug kha sarba ṅi(世自在卡萨帕尼)，或者spyan ras gzigs kha sarba ṅi(卡萨帕尼观音)，《丹珠尔》当中就收录有这种观音的成就法，尊名均为

〔1〕 这部文献的作者为格桑图丹吉美嘉措(skaI bzang thub bstan 'jigs med rgya mtsho, 1743—1811年)，格鲁派喇嘛，九世达赖喇嘛之经师。见TBRC文献号W2534-3895-1-234。页40—41，正文如下：

Gdan dbus ma'i steng du rang nyid spyan ras gzigs kha sarpaṅi sku mdog gangs ri ltar dkar ba zhal gcig phyag gnyis pa zhi 'dzum gyi nyams can/ g'yas mchog sbyin g'yon yod zhags pa dmar po phyag bzhi'i gyas gnyis zhags pa dang rdo rje/ g'yon gnyis lcags kyu dang bgrang phreng 'dzin pa/ lhor khro gnyer can sngo skya phyag bzhi'i gyas gnyis dbyug to dang padma/ g'yon gnyis phrang ba dang bum pa 'dzin pa/ nub tu rta mgrin dmar po phyag bzhi'i gyas gnyis be con dang sdigs mdzub/ g'yon gnyis 'khor lo dang padma 'dzin pa/ byang du e ka dza ti mthing ga phyag brgyad ma/ gyas na ral gri zhags pa padma mda'/ g'yon na 'khor lo dbyug to rtse gsum gzhu 'dzin pa/ rin po che'i rgyan dang dar gyi na bza' can/……

〔图十四〕《五百佛像集》中的卡萨帕纳观音与眷属
 采自《五百佛像集：见即获益》图112-114，中国藏学出版社，2011年



梵文音译。卡萨帕纳原为地名，采用音译确实更为妥当。然而在清宫的佛教图像集当中，卡萨帕纳观音的汉文名称，被叫做“水月观音”，梵华楼中便供奉有这尊菩萨，台座下沿前面刻有“水月观世音菩萨”〔图十六〕。

来看几个清宫对这尊菩萨命名的实例。《诸佛菩萨圣像赞》是清宫编纂的一部带有汉文名号的藏传佛教图像集，其中的许多汉文名称被重新翻译，例如大黑天被译作“勇保护法”，成为清宫常见的称谓。卡萨帕纳观音位于其中第162尊，名称分别以汉藏满蒙四体书写〔图三〕，汉文名为“水月观世音”，满文名为Mukei fulehungge jilan i bulekušere fusa(以水鉴慈悲之观音)¹⁾，藏文名为

sPyan ras gzigs kha sar pa ñi(卡萨帕纳观音)，蒙文名为Geserbani homsim bowadhi satuwa(卡萨帕纳观音)。藏文和蒙文均为卡萨帕纳观音的梵文音译，而汉文与满文中都出现了“水”，意思有相近之处，满文译名显然是从“水月观音”而来。此观音配以赞云：“如水清如月明，观世音众所称。度群迷救众生，紫竹林化相呈。”可知赞文作者认为观音本性如水如月，并指出了地点为“紫竹林”，这些都符合汉地水月观音的特点。

满文大藏经刊行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(1773-1790)，经文夹板上绘有佛教尊神，其中也出现了卡萨帕纳观音〔图十七〕，观音像左右分别书写满文和藏文，满文称为Kasarbana homsima budisadu，即卡萨帕纳观音，这个名称来自蒙文，因为homsima或homsim是蒙文对观音菩萨的称呼，前述《诸佛菩

〔图十五〕《密答喇百法》中的卡萨帕纳观音像
 采自《中国藏密宝典》第6册，页27-28，民族出版社，2000年



1) 满蒙文请教了故宫博物院春花研究员，特此感谢！

【图十六】梵华楼中的卡萨帕纳观音像

18世纪 铜
采自《梵华楼》第4卷，页1144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9年



【图十七】满文大藏经中的空行观音像

采自《藏传佛教众神：乾隆〈满文大藏经〉佛像绘画》下卷，
页337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3年



萨圣像赞》中的蒙文即出现这一称呼，不见于藏文。而右侧藏文则书：mkha' sbyad(spyod) 'jig rtin (rten) dbung(dbang) po(空行观音)，即卡萨帕纳(Khasarpana、空行)的梵文名称意译。这两种写法都来源于梵文，并无水月之意。

以上命名当中，无论藏文写作mkha' sbyad(空行)还是kha sar pa ni(ṇa)(卡萨帕纳)，从未出现过水(chu)或月(zla)。满文名称中，满文大藏经采用梵文音译Khasarpana，《诸佛菩萨圣像赞》采用了与“水月观音”类似的Mukei fulehungge jilan i bulekušere fusa(以水鉴慈悲之观音)，可知满文译法并不确定。

在清宫旧藏佛像身上，有一部分系有黄条，这些黄条为清宫整理之时附于像上，我们由此可知清宫对于某些尊神的命名。被称为水月观音像的尊神，有立像和坐像两种。〔图十八〕为立姿卡萨帕纳观音，立于方形台座承托的莲台上。观音左手持莲茎，莲茎在肩部残断，右手垂下施与愿印。所附黄条一面书：“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八日收堪布大岁琿”；另一面书：“进大利益梵铜琺玛水月观世音菩萨一尊”。梵铜，是指这尊像来源于如印度、尼泊尔、克什米尔等西藏以外的地区。此类被命名为“水月观音”的卡萨帕纳观音，还有数件，前述〔图二〕黄条汉文书：“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收达赖……大利益梵铜琺玛水月观世^音”〔图十九〕黄条书：“大利益番铜旧琺玛水月观^{世音}”〔图二十〕黄条书：“乾隆五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收仲……进，大利益梵铜琺玛水^月观^{世音}”〔图二十一〕黄条书：“乾隆三十五年三月……进，大利益梵铜琺玛水^月观^{世音}”。

坐姿的卡萨帕纳观音，被命名为水月观音的，如前述〔图一〕，黄条书：“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收嘎尔丹西勒胡土克图，大利益番铜旧琺玛水月观世音菩萨”，满文名称与《诸佛菩萨圣像赞》当中相同，为Mukei fulehungge jilan i bulekušere fusa(以水鉴慈悲之观音)。

从以上几例来看，清宫的佛像命名者显然知晓坐姿与立姿两种卡萨帕纳观音的存在，因此被冠之以“水月观音”的像，也有坐姿和立姿两种。但这种命名并不严谨，执行得也不彻底，例如〔图二十二〕，坐姿，左手持莲花，右手施与愿印，明显符合清宫所谓“水月观音”的特点，然而黄条上却称其为“观世音菩萨”。类似情况不只此一例，不一一列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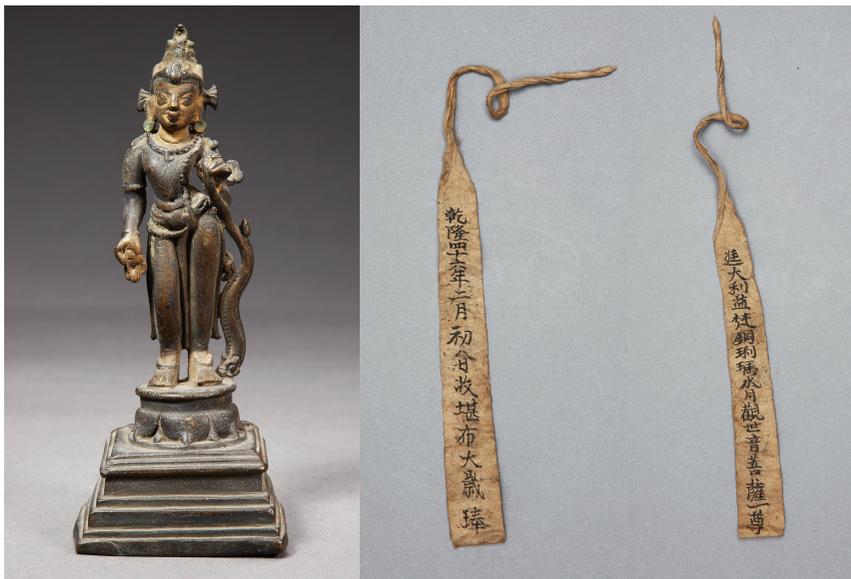
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，清宫所藏卡萨帕纳观音，从图像特征来看只有观音一尊，四位眷属均无表现，与尼泊尔后世被简化的图像有类似之处。清宫对于卡萨帕纳观音的命名标准似乎并不统一，有些被称为“水月观音”，有些仅是被称作“观世音菩萨”。事实上，如前所述，卡萨帕纳观音的满文名称，有的来自汉文“水月观音”之名，写作 Mukei fulehungge jilan i bulekušere fusa(以水鉴慈悲之观音)，也有的来自于蒙文的Kasarbana homsima budisadu(卡萨帕纳观音)。

从佛教图像的发展来说，水月观音从8世纪末的中国唐代开始出现。卡萨帕纳观音在印度，理论上出现于《大日经》之后，也就是6世纪末以后，但现存作品表明，卡萨帕纳观音似乎是从10世纪之后才开始盛行。尽管卡萨帕纳观音理论上出现的时间较水月观音要早，但没有证据表明水月观音图像的形成是以卡萨帕纳观音为依据的，况且在当时的印度，与卡萨帕纳观音类似的形象多不胜数，没有任何文献或实物资料显示，中国的水月观音与印度的卡萨帕纳观音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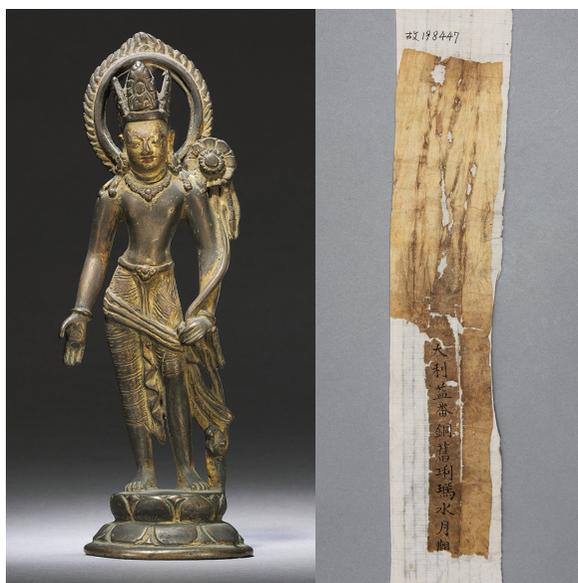
既然找不到卡萨帕纳观音和水月观音之间的任何联系，清宫为何将这种特殊的观音像命名为水月观音呢？笔者认为，大概是由于卡萨帕纳观音具备观音的身份，其坐姿形象与水月观音在外观上具有近似性，因此被杂糅在一起。这种有意而为之，反映了满族人对于汉、藏多元文化的接受，以及试图统合汉、藏佛教系统的意图，他们试图糅合不同的传统，使之成为一个为多民族共同接受的文化。

清代诸帝中，乾隆皇帝对于佛教神系的整理抱有极大兴趣，其成果以六品佛楼为典型代表，分为般若部、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、无上瑜伽父续、无上瑜伽母续，共六品，并制作各部尊神七百余尊，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佛堂，而是对汉藏佛教神系的整理与再现，但许多尊名的称谓只限于清宫内部，并没有在当时得以广泛推行。乾隆皇帝对于佛教神系的兴趣，与其个人宗教理想有关，然而藏传佛教神系之复杂，统

〔图十八〕“水月观音”菩萨像
11-12世纪 西藏 铜 故宫博物院藏



〔图十九〕“水月观音”菩萨像
12世纪 西藏 铜 故宫博物院藏



〔图二十〕“水月观音”菩萨像
11-12世纪 西藏 铜 故宫博物院藏



〔图二十一〕“水月观音”菩萨像
11-12世纪 西藏 铜 故宫博物院藏



〔图二十二〕观音菩萨像
9-10世纪 尼泊尔 铜 故宫博物院藏



一岂在一朝之功，乾隆皇帝之后，这种努力并未得以延续，许多当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一直搁置至今。

四 清代宫廷对造像命名之影响

清宫将卡萨帕纳观音命名为水月观音，给当今学术界造成了混乱。

在国内学者当中，李翎博士最早意识到卡萨帕纳观音和水月观音的异同。她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多年的图像学造诣，认为空行观音（卡萨帕纳）虽被叫做水月观音，但与汉地传统的水月观音完全不是同一体系。这一点笔者十分赞同。

至于二者为何被混淆，李翎博士在《藏密救“六道”观音像的辨识——兼谈水月观音像的产生》等论文中，依据成就法的记述，并结合卡萨帕纳观音的图像特征进行了论述，认为卡萨帕纳观音之所以被叫做水月观音，是由于二者在教理含义上是相同的，空行（卡萨帕纳之意译）和水月都是宣讲佛教空性的，是以空为体，以水、月喻万法唯识，喻指性空如影^{〔1〕}。

〔1〕 李翎：《水月观音与藏传佛教观音像之关系》，《美术》，2002年第11期；《藏密救“六道”观音像的辨识——兼谈水月观音像的产生》，《佛学研究》，2004年；《藏传佛教持莲华观音像考》，《藏学学刊》第1辑，2004年。

后来的一些研究承袭了李翎博士的看法，比如李开福《水月观音造像研究》一文“关于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水月观音造像的信仰和联系”一节中，同样以佛教中的空性为媒介，将水月观音和卡萨帕纳观音（空行观音）联系在一起¹。

对于以上解释，笔者持有异议。从字面意思来说，卡萨帕纳观音Khasarpaṇa的kha指的是天空，并非佛教里所说的“空性”（śūnya），此空（天空）非彼空（空性），加之从《成就法鬘》中的叙述，可知卡萨帕纳观音的名称来源于印度的卡萨帕纳（Khasarpaṇa）村这个地名。单从名称来看，卡萨帕纳或称空行（天空行走）观音，与水月观音没有任何联系，认为空行和水月都象征空性，表示性空如影之意，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。

五 结论

清代的宫廷，面临着佛教诸神尊名的统合问题。汉传系统和藏传系统中，大量的佛教尊像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，摆在当时人们的面前。满族人作为统治者，接受了佛教的各种传统，并制作了满文大藏经。从清代编纂的佛教图像集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清代试图统合汉藏佛教系统的意图，尤其是三世章嘉若必多吉，在清宫的佛教建设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。他编辑了重要的图像学著作《诸佛菩萨圣像赞》，其中很多尊神的汉文名号被重新翻译，更加文雅也更易于为汉人所接受，这些汉文名称也常见于清宫的唐卡和各种题记当中²。

卡萨帕纳观音正是清宫佛教庞大神系中的一员。传统的汉传系统当中，并无名为卡萨帕纳或者空行的观音，但坐姿的卡萨帕纳观音，与汉传的水月观音在图像上有相似之处，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类似，被冠以了“水月观音”之汉文名称，又加上清人所作“如水清如月明”之赞文，表面上似乎也天衣无缝。然而寻根溯源，卡萨帕纳观音之名的由来更多只是因为印度的卡萨帕纳村。清宫将之叫做“水月观音”，结果导致了读者对于图像系统的误读和混淆，即使是现代学者，也将Khasarpaṇa的意译“空行”与水月都理解为空性的指代，从而加深了这种误解。

在佛教图像的发展进程中，不同的时代有时会赋予一种图像新的含义甚至是名称，而图像本身，有些也在逐渐简化，甚至有些则更加复杂化。要真正了解图像发展的来龙去脉，还需要还原其本来面貌，考察它们在各个时代的变迁。

[作者单位：故宫博物院宫廷部]

（责任编辑：何 芳）

1. 李开福：《水月观音造像研究》（硕士论文），2010年。

2. 详见罗文华：《诸佛菩萨圣像赞》“导读”部分，中国藏学出版社，2009年。